

《 论 语 》

漫 画 图 鉴 (三)

大 通 民 国

封 面 广 告 卷



白蘭地之 通民為最 此酒為最
 清香不濁 易於耐久 與眾不同
 此酒之佳 在於其味 醇厚而
 中 易於消化 且能去積 滯
 上海各公司
 均有代售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论语》漫画图鉴.3/上海书店出版社编.—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15.1

(大画民国)

ISBN 978-7-5458-0981-7

I.①论… II.①上… III.①漫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近代
IV.①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62402号

“大画民国”丛书

《论语》漫画图鉴(三)

本社编

责任编辑 王璇 张允允

技术编辑 丁多

装帧设计 酆书径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邮政编码 200001

www.ewen.co www.shsd.com.cn
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
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75

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0981-7 / J.279

定价 30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《〈论语〉漫画图鉴》序

陈子善

距今八十二年前的1932年9月16日，上海文坛出现了一份崭新的刊物——《论语》半月刊，主编林语堂。^[1]《论语》的创刊，大大改写了1930年代上海的文学地图。

1932年1月上海“一·二八”事变之后，由于商务印书馆毁于日本侵略军炮火，中国现代文学重镇的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——改革后的《小说月报》被迫停刊。为了填补这个空白，短短四个月后，施蛰存主编的大型文学月刊《现代》在上海问世。然而，这毕竟只是一枝独秀。又过了四个月，《论语》半月刊创刊。再过了十个月，“上海文学社”实为傅东华主编的大型文学月刊《文学》也创刊了。上海文坛终于形成了《现代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文学》三大刊物鼎立的新格局。

对《论语》的创办，当事人留下来不少回忆，大致相同又不尽相同。据《论语》同人章克标晚年回忆，1932年夏天，他与林语堂、李青崖、沈有乾、全增嘏等几位在邵洵美寓，“一面纳凉一面

闲话，大家提出要做一本杂志消消闲，发发牢骚，解解闷气，是‘同人’刊物的样子”。^[2]不过，郁达夫1936年2月在接编《论语》时公开说过：“《论语》出世的时候，第一次在洵美的那间客室里开会，我也是叨陪末座的一个。”^[3]而在更早的时候，林语堂是这样表述的：“《论语》地盘向来完全公开。所谓‘社’者，全、潘、李、邵、章诸先生共同发起赞助之谓也。”^[4]最新披露的章克标在《论语》创办一年半之后的回忆又是这样说：《论语》“最后一次的预备会仍在洵美家中举行，除语堂，增嘏，光旦，青崖，达夫，斯鸣外，尚有画人光宇振宇文农等多人，大家决定办一个刊物。”^[5]由此看来，如果说林语堂、全增嘏、潘光旦、李青崖、邵洵美、章克标、郁达夫等人都是创办《论语》的骨干，也许是比较符合史实的。

不管怎样，《论语》和“论语社”应运而生了。“论语”刊名是章克标想出来的，他当时“忽然从林语堂的姓名‘林语’两字想到了声音相近似的‘论语’，心里想大家不是又论又议，有论有语？干脆借用中国人全不生疏的孔夫子的《论语》来做刊名，岂不很好？”^[6]封面上的“论语”两字由林语堂选用郑孝胥的法书，刊物则由邵洵美主持的上海时代书店出版。

《论语》的问世，圆了林语堂的一个梦。其时林语堂在海上文坛锋头甚健，但他与鲁迅、郁达夫等友人不同，从未编过文学杂

志，《论语》的创办，是他主编文学杂志的首次尝试，而且一炮走红。林语堂之后续编《人间世》，再编《宇宙风》，不能说与《论语》无关，《论语》是他成功的第一步。

《论语》的问世，也为林语堂提倡“幽默”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。林语堂一直是“幽默”的身体力行者，把英文Humour译成“幽默”就出自林语堂之手。早在1924年5月23日和6月9日，他就在北京《晨报副镌》接连发表《征译散文并提倡“幽默”》和《幽默杂话》，认为“中国文学史上及今日文学界的一个最大缺憾”就是不讨论、不欣赏“幽默”（Humour）。^[7]因此，他主编《论语》，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：“《论语》半月刊以提倡幽默文字为主要目标”。^[8]在《论语》最初几期，林语堂在《缘起》、《我们的态度》和《编辑滋味》等一系列文章中反复申明这个观点。当他把《论语》编务移交给陶亢德时，又对《论语》的性质和编辑方针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：

《论语》个性最强，却不易描写，不易描写，即系个性强，喜怒哀乐，不尽与人同也。其正经处比人正经，闲适处比人闲适。或余心苦，而人将疑为存意骂老朽，或余心乐，而人将疑为偷闲学少年。然苦乐我自尝之，不求人理会，人亦未必理会。或有人所视为并不幽默者，我必

登之，或有视之为荒唐者，我必录之。此中景况，惟有神会，难以形容。大概有性灵，有骨气，有见解，有闲适气味者必录之；萎靡，疲弱，寒酸，血亏者必弃之。其景况适如风雨之夕，好友几人，密室闲谈，全无道学气味，而所谈未尝不涉及天地间至理，全无油腔滑调，然亦未尝不嘻笑怒骂，而斤斤以陶情笑谑为戒也。“两脚踏东西文化，一心评宇宙文章”，最吾辈纵谈之范围与态度也。〔9〕

当然，到底什么样的文章才算“幽默文字”，自可见仁见智。纵观《论语》发表的文字，确实有油滑无聊之作，也决非篇篇“幽默”，如创刊号发表的郁达夫的名作《钓台的春昼》，就是一篇慷慨激昂、义正词严之作。但是，如果把自《论语》创刊号起，林语堂所发表的《中国何以没有民治》、《脸与法制》、《又来宪法》等一系列“论语”专栏杂文，《阿芳》、《萨天师语录》、《上海之歌》等一大批散文等加以系统考察，或许就会对林语堂如何实践他自己所主张的“幽默文字”以及可能隐藏在“幽默文字”背后的用意和所指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

根据1932年10月1日《论语》第2期刊出的“长期撰稿员”名单，《论语》最初的作者群除了发起人，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。首先为林语堂《语丝》时期的同人，包括刘半农、孙伏园、孙福熙、

章川岛、俞平伯、章衣萍等，其次为《新月》同人，如刘英士等，还有与林语堂关系密切的赵元任、谢冰莹等，他们中的大部分确实成为《论语》“长期”的支持者。特别是后来朱佩弦（朱自清）、丰子恺、老舍等陆续加盟，又推出了写“京话”专栏的姚颖、写“西北风”和“东南风”专栏的大华烈士（简又文）、老向（王向辰）、海戈、何容，以及徐訏、黄嘉德、黄嘉音、周劭等后起之秀，作者极一时之盛，以至当时海上文坛流传“论语八仙”之说，^[10]林语堂晚年忆及《论语》的作者，仍颇为自得。^[11]而林语堂的老友鲁迅也一度给予《论语》很大的支持。^[12]

《论语》创刊号一纸风行，多次重印，以至1933年也被称之为“幽默年”。1934年10月，林语堂因新创办《人间世》，把《论语》编务交给《论语》作者陶亢德负责。陶亢德主编《论语》从1933年10月16日第27期起至1936年2月16日第82期止，他萧规曹随，尽心尽力，使《论语》稳步前行。因此，从创刊至第82期，应视为《论语》的林语堂、陶亢德时期。

自1936年3月1日第83期起，《论语》主编再次易人，由远在福州的郁达夫遥领。郁达夫发表《继编〈论语〉的话》，自认是“一个根本就缺少幽默性的笨者”，同时透露“鲁迅先生有一次曾和我谈及，说办定期刊物，最难以为继的有两种，一种是诗刊，一种是象《论语》那么专门幽默的杂志；因为诗与幽默，都不是可以

大量生产的货物”。^[13]郁达夫并未真正“继编”《论语》，但“难以为继”还得继续，《论语》具体编务自第83期起就由邵洵美“偏劳”。是年8月，林语堂离沪赴美，虽然他后来仍时有佳作揭载于《论语》，《论语》的林语堂、陶亢德时期由此告一段落。到了1937年4月16日第110期，邵洵美邀请《论语》作者林达祖参与编务，《论语》的邵洵美、林达祖时期就这样开始了。^[14]

在林语堂、陶亢德时期，《论语》设有“论语”、“雨花”、“古香斋”、“月旦精华”、“幽默文选”、“群言堂”等栏目，丰富多采。而且，先后编选了“萧伯纳游华”、“西洋幽默”、“中国幽默”和“现代教育”（上下）等专号，“萧伯纳游华专号”影响尤其大。到了邵洵美、林达祖时期，在保持《论语》原有特色的同时，又不断有所调整 and 开拓。一方面，周作人、梁实秋、施蛰存等新加盟《论语》，另一方面不断推出新的专号，计有“鬼故事专号”（上下）、“家的专号”、“灯的专号”等等，不但作者名家荟萃，而且知识性、趣味性和现实针对性兼而有之，均颇具创意。而邵洵美几乎每期都用心撰写“编辑随笔”，《论语》成为邵洵美倾注心血最多的名山事业。

抗战爆发，《论语》于1937年8月1日出版第117期后被迫休刊。这一休就是九年余。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2月1日，《论语》在上海复刊（第118期）。复刊后的《论语》仍为半月刊，除最初

五期由《论语》元老李青崖执编外，自1947年2月16日第123期起，邵洵美再次与林达祖搭档编辑，《论语》的邵洵美、林达祖时期得以顺利延续，直至1949年5月1日第176期。是年5月16日出版了第177期后，《论语》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而寿终正寝。

《论语》的第二个邵洵美、林达祖时期，同样办得风生水起。不但许多《论语》“旧朋”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，沈从文、顾仲彝、徐仲年、赵景深、许钦文等“新友”也加了盟，为人称道的《论语》编选“专号”的传统也得以发扬光大，“新年特大号”、“癖好专号”、“吃的专号”、“病的专号”、“复刊周年特大号”、“睡的专号”、“逃难专号”等等，一个接连一个，都编得有声有色。这些“专号”既关注社会现实，又贴近日常生活，有揭露，有调侃，有嘲讽，有针砭，大受当时读者欢迎。正如邵洵美自己所揭橥的，《论语》展示“一种写作的态度”，^[15]力求达到站在“老百姓立场”的“现在我国态度最纯粹的一种定期刊物”的目标。^[16]凡此种种，使复刊后的《论语》又成为1940年代后期上海文坛颇具影响力的杂志，与郑振铎、李健吾主编的《文艺复兴》和范泉主编的《文艺春秋》形成新的三足鼎立。

无论是前期即林语堂、陶亢德主编时期，还是后期即邵洵美、林达祖主编时期，《论语》还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鲜明特色，那就是坚持每期都发表数量可观的漫画作品，或也可称之为“幽默绘画”

作品，从而颇收图文并茂之效。这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上也绝对称得上是独树一帜。

1932年9月16日《论语》创刊号就刊出了《逸园所见》、《普通之留学生回国不知救国》、《陶行知先生口中之中外读书不同》三幅漫画，未署名。不过，这三幅漫画还都只是“补白”。自10月1日第2期起，《论语》就设立了“卡吞”专栏，这期“卡吞”栏一口气发表了《中国财政之一丝光明》、《一言而可以兴邦，有诸？》等五幅漫画，其中三幅还占据了整版篇幅。卡吞者，英文cartoon之中文音译，即漫画，尤其是政治性漫画之谓也。《论语》也确实如此，从开始至最后停刊，所发表的大小“卡吞”不但题材广泛，而且有许多是直接或间接揭露时弊、讽谕时政，尖锐得很。

《论语》“卡吞”栏的漫画作品，起初有一些转载自英美《笨拙》、《纽约客》等欧美老牌幽默和文学杂志，不久原创作品不断增加。从1933年6月第18期起，《论语》“卡吞”栏的漫画就几乎全是国内漫画家的作品了，而且大都署了名。连林语堂也忍不住客串一回，以“男”“女”两字的不同组合，画了幅别具一格的《醒世姻缘》“五幕剧”漫画，^[17]这是他继“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”之后的第二幅漫画作品。^[18]

粗略统计一下在《论语》上先后亮相的1930年代漫画家是件有趣的事。陈静生、胡同光、张振宇、黄嘉音、丰子恺、华君武、

黄文农、鲁少飞、曹涵美、宣文杰、胡考、张乐平、刘元、廖冰（兄？）、艾中信、黄尧、丁聪、（陶）谋基等都是《论语》“卡吞”专栏的作者，还有不少显然是使用了笔名而一时无从查考的。这份名单如此骄人，后来在中国现当代漫画史上留下或深或浅印记的这么多漫画家，原来都与《论语》结缘。

《论语》当然是以文字为主，以“幽默文字”为主，但漫画也是其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也许可以这样说，《论语》的漫画与《论语》的文字是相得益彰，互相发明，互为补充的，幽默与讽刺并举，讥嘲与笑谑共存。与出版时间稍早的《上海漫画》和稍后的《漫画生活》、《时代漫画》等专门性的漫画杂志想比，《论语》的漫画也是自成格局，并不逊色。

《论语》前后存世七年半，至1949年5月停刊，总共出版177期，而且自始至终都按时出版，这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杂志中是较为少见的。它同时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出版期数最多的现代文学刊物。《论语》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，也为现代文学多面相、多样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。但是，如要全面评估《论语》，只研究《论语》的“幽默文字”恐怕还不够，还应该研究《论语》的“幽默绘画”，也即漫画。否则，对《论语》的研究就是不完全的，有所欠缺的。

这些年来，关于《论语》的各种各样的选本已经出版了不少，

但对《论语》发表的大量生动有趣的漫画却鲜有人关注。因此，上海书店出版社在推出《论语》影印本之后，再接再厉，编选了《〈论语〉漫画图鉴》，分为时政历史、家庭生活、封面广告和杂项三大卷，以供《论语》研究者和广大漫画爱好者赏析。这实在是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，我乐观其成。

注释：

[1] 一般认为，《论语》自创刊号起至第26期止，由林语堂主编。但邵洵美另有说法：“《论语》创刊于二十一年九月。最先的几期是章克标先生编辑的。后来他为了要专心撰著《文坛登龙术》，于是由孙斯鸣先生负责。到了十几期以后，方由林语堂先生来接替。”《一年〈论语〉·〈论语〉简史》，《论语》，1947年12月1日 第142期（“复刊周年特大号”）。林达祖在《沪上名刊〈论语〉谈往》（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8年）第二章《〈论语〉的九位编辑》中也采用此说。

[2] 章克标：《〈论语〉半月刊》，《章克标文集》（下册）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159、161页。此文中又提到画家张光宇、正宇兄弟，“一定会参加夜晚纳凉谈话会，但他们不写文章”。在另一篇《林语堂两则》中，他还提到林徽音也在《论语》“开始”时即参加了。《章克标文集》（下册），第394页。

[3] 郁达夫：《继编〈论语〉的话》，《论语》，1936年3月1日第83期。

[4] 语堂：《与陶亢德书》，《论语》，1933年11月1日第28期。

[5] 章克标：《林语堂先生台核》，《十日谈》，1934年5月。转引自谢其章：《〈论语〉之初发生了什么》，《东方早报·上海书评》，2014年11月30日第308期。

[6] 章克标：《〈论语〉半月刊》，《章克标文集》（下册），第160页。

[7] 林语堂：《征译散文并提倡“幽默”》，《晨报副镌》，1924年5月23日。

[8] 本社同人（林语堂）：《我们的态度》，《论语》，1932年10月16日第3期。

[9] 语堂：《与陶亢德书》，《论语》，1933年11月1日第28期。

[10] 五知：《瑶斋漫笔·新旧八仙考》，《逸经》，1937年4月20日第28期。文中称：“林语堂氏提倡幽默，他办《论语》，风靡一时。世人以在《论语》上发表文字之台柱人物，拟为八仙，林氏亦供认不讳。……至去今夏，林氏将赴美，其漫画杂志始有《八仙过海图》，即摩登新八仙也。所拟为吕洞宾——林语堂，张果老——周作人，蓝采和——俞平伯，铁拐李——老舍，曹国舅——大华烈士，汉钟离——丰子恺，韩湘子——郁达夫，何仙姑——姚颖。此新八仙题名录，亦近年来文坛佳话也。”但《论语》的林语堂、陶亢德时期（第1—82期），周作人并未撰稿。

[11] 林语堂：《姚颖女士说大暑养生》，《无所不谈合集》（上），台北：上海开明书店，1974年，第309页。文中称：“当时《论语》半月刊最

出色的专栏就是‘京话’，编辑室中人及一般读者看到她（指姚颖——笔者注）的文章，总是眉飞色舞。我认为她是《论语》的一个重要台柱，与老舍、老向（王向辰）、何容诸老手差不多，而特别轻松自然。在我个人看来，她是能写出幽默文章谈言微中之一人。”

[12] 鲁迅在《论语》上共发表了《学生和玉佛》、《谁的矛盾》、《由中国人的脚，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》，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——“学匪”派考古学之一》、《王化》、《“论语一年”》等五篇杂文，以及复读者函一通。

[13] 郁达夫：《继编〈论语〉的话》，《论语》，1936年3月1日第83期。

[14] 参见林达祖《〈论语〉的九位编辑》和《我与邵洵美》，《沪上名刊〈论语〉谈往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8年。

[15] 邵洵美：《编辑随笔》，《论语》，1947年2月16日第123期。

[16] 邵洵美：《编辑随笔》，《论语》，1947年12月16日第143期。

[17] 语堂：《醒世姻缘》（整版漫画），《论语》，1933年7月1日第20期。

[18] 林语堂：《林语堂绘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》，1926年1月23日《京报副刊》第393号。

“大画民国”大可一看

谢春彦

“民国”也许是我们绕不过去的一段过去。而今，上海书店出版社新推出三册名之“大画民国”的漫画集，足称善举。

近年出版界大盛民国之风，无论历史、学术、文学等等皆十分热闹，唯于漫画一支仿佛冷淡。而民国时期却是中国漫画的一个重要阶段，漫画之兴起和繁荣，中国漫画家的成长，是断断离不开民国这一重要段落的。清末民初以来，报刊大作，尤以上海为盛，漫画这个新画种便渐次生长壮大起来，为国民开一新的视角。上海成为中国漫画的兴起之地，大家的看法亦皆认同。

中国漫画的成熟阔大当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，张光宇、张正宇、叶浅予等集合一群年轻的漫画闯将，不但大画漫画，而且编辑出版专门的漫画杂志，以丰子恺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抒情漫画也登上舞台，一时风起云涌，造成繁荣之象，内容之纷繁，形式之多彩，影响之巨大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

现在这三册“大画民国”乃选自三四十年代的《论语》杂志，

《论语》从1932年创刊到1949年闭刊的近二十年间，也是中国漫画兴盛勃郁最灿烂的年代。众所周知，由林语堂先生主编的《论语》是一家性格突显的文艺刊物，在中国文学史和刊物史上自有其独异的地位，而《论语》前后的编者对于漫画的重视和启用也是值得称道的，《论语》之长期不懈地刊发漫画，不独丰富了它的内容和品味，也给正在成熟和发展中的漫画家们增添了用武之地，在与文学的相谐中，壮大成长。

华君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漫画大家，他在生前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，年轻时代的他有幸成为《论语》的作者，《论语》是他漫画创作最起始的温床，从中获益甚多。我们现在翻检这些陈旧了的《论语》杂志，看到如此之多又画风各异，作者队伍又如此广泛的漫画，真有惊艳之感。它予中国漫画史的研究，留下了切实而宝贵的资料，应该引起美术史家的重视。

中国漫画的源头当不止于清末民初新风气和新文化的催生，在以往长久的历史中，我们完全可以寻究到古老的血脉，因为《论语》所倡导的所谓“幽默”，它也根植在华夏的传统之中，这古老的基因只是借新的形式而变异发展而已。纵观《论语》中的大量漫画，漫画家的路子丰富多变，然大体上还是在或土或洋的中西两个侧面行进，同时又相互影响，开创出中国漫画的新貌。其中中国风明显的，多向民间和文人画伸出触角，趣味神韵以及画法迥异于英

美，从中走出了不少中国气派的漫画大家；另一部分受西方熏染为多，化而用之，展现较强烈的西式格局，新颖俏拔，蔚为别调。丰子恺、张乐平、华君武诸先生后来都是卓然一代大家，他们自成风格，皆足以与国际上的大名家抗衡，建立起明星中国气派和内容的辉煌。今人又好说“海派”，殊不知此亦“海派文化”中不可忽略的强项也。

在美术的诸多品类中，漫画是最切近生活和时事的一门，它的创制必需日取新意，断然不是只袭用某一种程式做重复乏味的老戏，故我们从本书中所选也完全可以看出《论语》的漫画团队的取材广泛和不断深入。现在编者以时政、历史、家庭、生活、教育、风尚，以及人物漫像、广告封面和少数转载的外国作品，分门别类辑为三册，大略可以全面地领略当时的风采了，亦可形象地印证补充“民国”那一时期历史以及文字叙述的不足和遗漏。

既然“民国”亦如过往，一切历史之未可遗弃，那么，我们则应该感谢彼时《论语》对于漫画的关怀和推动，当发黄发脆的老刊物化为手中眼下新的选本的时候，也让我们临图怀想现今也随历史乘风而去的“民国”漫画家们吧，没有他们每期每期的执笔赶稿、竭尽心思地创作，也是不可能有这三册“大画民国”漫画的。

甲午冬月于沪上浅草斋画室